

以这种多功能的爱情，映照你悲欢无常的人生况味和苦短的生命……

陈
锐

制造



爱情 说明书

It must have been love
But it's over now
It must have been good
But I lost it somehow



陈 锐 制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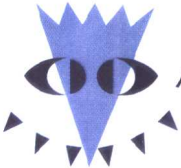
以这种多功能的爱情，映照你悲欢无
常的人生况味和苦短的生命……

爱情 说明书

It must have been love
But it's over now
It must have been good
But I lost it somehow

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蓝调小说坊

蓝调  小说坊

人涉卬否，卬须我友

——〔先秦〕《毛诗》

理丝入残机，何悟不成匹

——〔晋〕杂歌谣辞

卷首语

尊敬的用户：

感谢您选用我们的玩意儿——爱情！

爱情，什么玩意儿？

——《新华字典》说：男女间相互爱慕恋念的感情；

——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说：男女相爱的感情；

——流行于报刊、书籍、民间的主要说法：一种妙不可言的情感，一般发生在男女之间，而且不受年龄、地域、民族、语种、政治、经济、婚否等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；它有时发生在男人或女人一方身上，即所谓单相思；它有时发生在男人与男人或女人与女人之间，即所谓同性恋。

至此，我们要毫不客气地指出：那些权威性的辞书和流行的说法，对爱情的解释都太抽象、简单，甚至含糊其辞不负责任，经不起事实的轻轻推敲。

基于此情，我们经过广泛的调查，多年的积累与实践，终于研制出一种具象、复杂，又清晰可见、活生生的爱情，旨在让大家以“爱情”为鉴，在苦短的生命里，面向光明的未来，映照自己有哭有笑，亦喜亦悲的人生况味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爱情这玩意儿，以人为本，具有多种功能，但仅限于男女之间使用——请仔细阅读《爱情说明书》。

爱情说明书

目 录

卷首语

爱情说明书

第一章 好 奇.....	1
第二章 怜 爱	33
第三章 浪 漫	61
第四章 实 用.....	101
第五章 依 恋.....	139
第六章 欺 骗.....	196
第七章 报 复.....	230
附件一.....	281
附件二.....	283
附件三.....	285

第一章 好奇

—

或者说，成熟的女人都有两张嘴，分别用来吞吃食物、吸纳精神，以养活血肉和灵魂。

罕见的两头蛇。

开端。吓人。

男人，新鲜的，神秘的。

得去尝一尝，然后含纳，然后，在心里一点点品味。胃口还不错，趁现在。

现在，市面上延年益寿的滋补品，多如水果，就算你能长命百岁，一个女人，胃口好的日子总归不多。

女人的胃口，你慢慢可以看明白。好比看手相，纹路的语言，无言的悲欢。错综复杂的命运，拳头一握，全都捏在你自己的手中。

该出手时就出手，没错。而这句流行语，飞越大江南北，跳跃在角角落落，让男人们捞到了不少





好处。

我们女人也有一双手，一双丰富多彩的手，总不能老闲着吧。

然而，我的手出得不是时候，也出得不大巧妙，被我的丈夫抓住了手腕儿。有一天。

差不多半年前，一个休息日的下午，阴天，像要下雪，我去海边看弟弟。五年来，这个日子，咱姐弟俩会一面，谈谈心，拉拉家常。每年一次。

要毁灭一个小伙子，最好的办法是让他疯狂，而最容易叫他疯狂的，就是让他爱上一个姑娘却又无法得到。在一个大冬天，疯狂地追到大连，弟弟，可能出现了某种幻觉，跳进大海与浪涛共舞……重返岸边，已面目全非，几天后。是裤兜里的身分证，帮之找到了在世的亲人。弟弟，在这世上我惟一的同胞骨肉，才二十三岁，留给我一撮永不变质的骨灰。亲爱的弟弟，灵魂，像一支摇滚乐那样飘飞而去。我相信，他那疯狂的灵魂还在大海上，与永不停息的波涛一起，明知没有结果却还在追求。

追求下去吧，好样的弟弟，别忘了背上姐姐送给你的那把吉他，再带上些鲜花。弟弟十分迷恋吉他，暑假到济南来看望正在读研的姐姐，无意中说起他很想有一把吉他。姐姐靠助学金过日子，手头拮据，那时。找一个机会，姐姐用卖血的钱买来了一把弟弟心仪已久的吉他。木棉牌。

弟弟二十八岁了，今年。走在阴间的生活道路上，他还是单身汉，还在追求他心爱的姑娘。与往年一样，他几岁，我就在几张白纸上分别描上一把吉他，买来相同数目的玫瑰花，然后独个儿去海边。不一样的是，今年这个日子，走到半路上，发觉常主任尾随着我孤独的身影。

常主任头天晚上请我在外面吃饭，我第一次跟他谈起弟弟。瞧他，多喝了二两白酒，为我抹了一把伤心泪，还主动提出陪我去会见弟弟。第二天，当然。

我们选择的这块海滩比较平整、隐蔽。背后有一片高耸的崖岩，山顶上有幢房子，好像是水警监察所。常主任率先跳下海滩，然后张开双臂，鼓励并且迎接迟疑在一块岩石上的我。风很大，一阵阵。纵身投向他怀抱的一瞬间，有种飞翔的感觉。能帮我一把，他感到自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。这种时候，在我眼里，他的形象比平时更高大。拥抱了一会儿。

在常主任的怀里哭泣，不知弟弟能否听得见。我倒听见，依稀听见，弟弟的脚步声，好像乘着冬日的长风，从大连踏浪而来。你好吗，弟弟？我问。他奏响了吉他，他用琴声向姐姐描述近况，表述心情。海鸥盘旋于头顶，那清脆悦耳的欢叫声，一定是在为弟弟伴奏。

曲调忽然变了。弟弟，你是在弹奏青春的恋曲，还是人生的悲歌？弹吧，尽情地弹，疯狂地弹！琴弹坏了，姐姐送给你。人弹累了，姐姐向你献上鲜花。





你瞧，亲爱的弟弟，姐姐今天带着这么多的吉他和鲜花。

二十八把白色的纸吉他，裹上二十八朵血红的玫瑰花，轻轻地放在波浪的嘴唇上，请它捎给我的弟弟。

在绵长而哀伤的海风中，你需要往哪儿靠一靠。一个伙伴。一根树干。一块冰冷的岩石。当然，最好是温暖的亲人。

丈夫，最亲近的人，宁愿出钱，造坟、买棺材，也不愿意花点时间陪我来海边，跟弟弟的灵魂说上几句悄悄话。人有灵魂，他不相信，更不相信灵魂听到亲人的召唤就会羡慕人间，就会在哪儿突然出现于你的眼前。

头一歪，斜靠在常主任的臂膀上，满肚子的话儿，却一句也吐不出。面向大海，只想再次听到刚才的“种种声音”，就这样企盼着，像盼望着奇迹的降临。他呢，迎着扑面而来的寒风，自始至终，一脸庄重肃穆。

默哀，何止三分钟。

你冷得发抖……回去吧。他在我耳边轻声说，并绕过来一只手，搭在腰间，搂紧了我。一股热流从心里涌出来。我感到温暖。我不肯走。不知道还要干什么，我。他不再催我走了。他在我头上摸索一阵，居然拔下来一根白头发，含在了自己的嘴里。就这样，

开始挤眉弄眼，扮鬼脸给我看，逗我笑。笑不起来，因为没有办法。他用食指和拇指捻捏我的耳垂，弄得我心里痒酥酥的，便拍掉了他的手。过一会儿，又在捻捏耳垂了。他说要用这根白发给它穿个孔，让我戴上只银耳环。

不禁想笑，这时。冷不防，屁股上遭到重重一脚！

侧转身，像是撞见了天外来客——丈夫，面对面站着。神情，他的我的，都可想而知，就不用说了。必须说的是，这冷不丁一脚，不仅踢散了缠绕于心头的丝丝歉疚，还踢大了夫妻之间的距离。我和他。近在咫尺，又遥不可及。

丈夫掏出手机，说姓常的，今天算是彻底认识你了……

亮在面前的好像不是手机，而是一把要命的手枪，常主任愣怔了片刻，突然投降一般举起双手，弯着腰快速往后退几步，遭到一排潮水的扑打，又一点一点挪移上来。两边鼓胀的腮帮肉抖动不息，嘴角挤出白沫，像一条断气之前的胖头鱼。

误会……你误会了……

做了贼，心虚了吧！

丈夫的一个手势就像发了个信号。不早不晚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好像专门等着似的，从崖岩后面蹿出三个水警，并且，以三面夹攻之势，向常主任包抄而来。





水警的职责分明是缉拿走私船，难道男女私情也在他们的“缉私”范围？

丈夫对水警说：威逼女人……这个流氓！

这……这从何谈起……常主任说着，扭来扭去，慌张地打量着四周，显然想逃跑，但又觉得无处可逃。可能想表明人正不怕影子歪，他索性站稳不动，对步步逼近的水警说：你们管得着吗？太无聊了吧，同志们。

这里的一切都归我们管！一个头儿模样的水警说，并扬起手中的电警棍，画了个大圆圈（包括，一片天空，一方水土，一条船一个人），向手下人大声命令道：把这家伙带走！

回到家，事态急剧恶化，情势对我万分不利。

丈夫在厨房里举起刀，一把刚磨过的不锈钢菜刀，来势凶猛，扬言要剁掉我的一枚手指——寒光闪烁，吓得我眼睛一闭，人间变得一片漆黑。

十指连心，一刀斩下来，花心就四分五裂了！

咔嚓一声，身上不痛不痒，只感到有点尿湿了裤子。这之后，悄无声息，有老长时间。睁开眼睛，只见一棵大白菜被劈成了两半。

我哭了。有泪无声。

他飞起一脚（踢功真不错），把半棵白菜踢到我的脚下，然后用菜刀指着我说：哭什么哭，动你一根汗毛了吗？

听口气，还是心疼我的。

是的，身上完好无损，没有哭的理由。好，不流泪了。

你老是这样做，什么意思，呃，到底什么意思？

女人的胃口，总是不好意思说，只能伙同哀怨的目光放射出来。

他看不懂。深感羞辱的丈夫，一点也看不懂。现在，这种时候，我们无法用眼神窥探彼此的灵魂，骚动还是宁静。平常的日子，有时我们倒能看清对方的肠胃，充实还是空虚。通过肚脐眼。

见我无言以对，他便捧来一棵完整的白菜，一边狠狠地剥叶子，一边做我的思想工作：你以为别的男人有什么新花样，是不是？告诉你，天底下的男人，外表千姿百态，其实里头都是一样的……你看，你自己看，剥了一叶又一叶，颜色、形状、质地……都一模一样……（手一甩，几片菜叶子抛到了我的胸口上）说穿了，众多的男人就像由片片叶子裹成的白菜，其实只有一个，只有摆在菜场上和存放于家里之分，没有味道好坏之别。你吃腻了，可以闭嘴嘛——死不了人的！

这平实而又火爆，生活气息浓烈的白菜理论，让你感到措手不及。趁你没有力量，也缺乏勇气反驳的当儿，他似乎爆发了灵感，提出一种形象化的新见解。大意是：一个女人千方百计想吃野食，说明她的灵魂出了毛病，至少是伤风感冒，想勉强维持三十七





度都办不到。

我十分惊讶。虽说尿湿之后那儿很不舒服，但我还顾不上去换条裤头，因为，他发现了灵魂的存在，在人生道路上是多么大的进步。而这个新发现，据我观察，忽然吓怕了他，使他不知道拿这个发现怎么办，今后怎么生活。

后来，他放下刀子，迈开了和平进程的第一步：我们要好好谈一谈……

可以想知，我和常主任在前面走，当时，丈夫充当了一条躲躲闪闪的尾巴。通往海滩的一连串足迹，在他看来，无疑是私通的有力见证。还有触目惊心的细节，你从崖岩上投向别人的怀抱，在大海面前依偎于别人的身躯，还搞点儿调情的小动作。但他不明白，那是一种帮助，一种依靠。弟弟是我的，老婆是他的。帮助和依靠，他应该提供，应该担当。丈夫和妻子。事情就没有了，家庭就和睦了，谈话就亲切了。

他问：难道没有进一步的关系，呃？

我答：发展下去倒没准……

贼心和贼胆都具备了，所以嘛，灵魂……

说到灵魂，他突然缩进话头，呆呆地看着我，好像触犯了什么禁忌。

随你怎么想吧。反正我们没有到那一步……

可我心里难受啊……你得让我出口恶气！

不是给水警逮走了嘛！还不解气？

你不必为他担忧。水警是讲道理的，说不定早就放他回家了。

那你还想怎么样？

一，通报他的老婆，让她好好收拾他一顿；二，收买一个做皮肉生意的小姐，到他办公室去讨头晚欠下的服务费，叫他当众出丑，有口难辩；三，打电话给你们的老总，断送他的政治前途——那家伙不是在争当政协委员吗？这三个方案，由你选择其一，不得反悔。

我们还是睡在一张床上，这天晚上。背对背，中间隔着厚重的冷漠。后来，察觉他在搞手淫，搞得自己唉声叹气，搞得我泪流满面——真正感到羞辱的好像不是他，而是羞辱了他的我自己。就这样，眼泪一滴一滴，渗入一天加一天，一晚叠一晚的婚姻生活。而婚姻的实质，就是粒粒皆辛苦的隔夜饭。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

或者说，成熟的女人都有两张嘴，分别用来啃啮树叶、吐露丝绸，把灵魂和血肉幽闭在自己构造的牢笼里。

常见的蚕宝宝。

结果。美妙。

二

大家管我叫冬儿。





向着北京，冬儿出发了。冬儿挣脱了时间的缰绳。

我在滨城踏上火车那天是三十二岁，噩梦连连的一觉醒来，度过了一个昏昏沉沉的生日。我挤出车门，步入了崭新的三十三岁。回头看看，我又走进了留在车厢里的那一天一夜。这度日如度年的二十四小时，我三次看到手举菜刀的丈夫，还有，我五次同戴着一副假面具的常主任吵闹不休，至于陈旧的生活片段，就像窗外不断掠过的树木农屋那样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一个结婚三年以上，生育过儿女，家庭经济状况尚可的女人，过了三十岁，该引起丈夫的高度重视。这个年龄段的女人，重新向往柔情，遭遇激情，像小姑娘一样，甚至更为强烈。丈夫们要负起责任！对重又焕发青春的妻子，你要细心呵护，要花大力气培育、浇灌，要深入到根基，滋润到每一条敏感的根须。如果含含糊糊，粗枝大叶，到头来，吃亏的是你自己。你不信就拉倒！如果有一天，发现老婆在生活上犯了点小毛病，最好不要闹得人人皆知，引起闲言碎语，造成丑闻。沉住气，也算是帮助家庭成员渡过一个人生的难关吧。作为一家之长，你做得怎样呢？认真反思吧，丈夫们。

丈夫和我，曾是济南某大学同一届研究生。他学经济，我攻读现当代文学。一个逻辑思维，满肚子定